



江陰江南一邑耳而士夫慕不特以藏書相
尚多友深致研考史家館中賞而不收書於
持與虞山瞿氏鐵梁鋼劍格等欽此書^書云
其邑自恃國以來法凡為底而尚也乃相去
如方里而近以昭宗旌視海內者殆不十餘
賞於鉅乃其兩子乞相載之書以售之
異族若得向越清帝書將皆時武原

半白畫鬼哭武庫多居是不遠弟夫已
畫批書籍時思及此事亦懼然念及甚
先序及因首冊有

主人豈得書外易藏書外易二語因識
數言於此蓋與主人同此慨歎也
徐丁

水南翰記題辭

余生最晚登龍未遂幼好問竒有傳必度學士
遺文誌銘甚都宛其肖矣絕無諛墓矩矱秩然
披華啟秀惜哉哀集名篇掛漏爰訪記錄遍扣
藏藪甫獲斯編捫燈敬受記以翰名似專史局
首列數條典故馳矚後叅衆說又屬分部豈其
燃藜會心罔吐帙不盈掬若剩若贅剖而視之
中多歲誨槩可砭愚餘亦粲齒佩之韋弦嗅之
蘭蕙聯成綵筆令君瑣細兼載胡為人技若已

湯略此詳

公餘日錄亦具見

前輩焚魚巖居起

哀韓配門走籍湜窮顯均與今不可作疇貽撫
萬竹素爛燭墮於塵麓恐失既得等協夢卜緬
懷流風簪筆晨星廣陵散絕嘆息河清草艸整
緝媿彼瑕摘蛙鳴青草誰識鳳翮余寔僻迂夕
觀東壁為作嫁裳自舍媒妁人所厭嗤隋珠彈
雀從吾所好含毫自詫盱衡窓前小史爭憐起
公九原共訂此言後學李如一漫題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光祿寺卿致仕水南先生
張公行狀

公諱袞字補之姓張氏別號水南四方稱為水
南先生宋都督諱英之後世為即墨人從宋南
渡徙常之江陰遂為江陰人曾祖輔祖僕父贈
諭德末軒公誥以行義著於鄉鄉之人咸尊禮
之公生而穎敏諭德公教之甚嚴公刻意問學
年十六補邑庠生旋遭諭德公喪正德丙子中
應天鄉試庚辰中會試時值武宗南巡罷

廷試辛巳 今上登極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幾以閣臣議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馬政考牧有法以病自免尋奉 敕提督北直隸學校崇雅黜浮士多彬彬向風居數月復 召入為翰林院編脩續修 大明會典校刊大學衍義分撰 郊廟樂歌精勤罔懈尋充 經筵展書官晉講官竭誠啓沃於治亂用舍之際言之懇切期於感格 上每注聽焉已丑壬辰為會試同考官纂修 祀儀成典

上特御奉天殿 召公與今師相徐公五人入殿中親授之 敕重其任也 無逸殿成公以講官 賜燕於涵風亭歷編修九年滿考陞侍讀充副使 冊封臨朐王餽遺一無所受甲午主順天府鄉試丙申以校對 累朝寶訓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 賜燕謹身殿時皇儲誕祥奉 御書寶幣頒告湖南諸藩封還朝晉侍讀學士加四品服色掌南京翰林院事尋遭太宜人喪訃聞之日 上念講讀勤勞

特降 溫旨與祭葬庚子服闋還任明年辛
丑主考會試壬寅擢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
事是冬十月頒朔坐諸生朝儀不謹降南京太
常寺少卿轉南京光祿寺卿致仕公徊翔詞苑
逾二十年自幸遭逢兢業自持務盡所職凡
國家禮文大議若正孔子祀典議天地二祀分
合與閣臣論稍不合輒具疏以 聞不為阿合
四典文衡矢心簡拔務在得人公雅抱經濟未
究厥施居閒以來畱心民瘼凡邑中廢墜有關

利益者必力為振舉嘗修江陰縣志移書勸縣
令亟繕城池以備警及上靖倭末議凡五事民
多德之前後臺臣諸司交章論薦殆無虛歲章
凡數十上中外方屬望公再起而公以清約自
持敝袍糲食時曳屨行游里中望之蕭然一布
素也性至孝謹前後執喪哀毀踰禮父歿時家
口朝夕弟妹嫁娶内外食指皆取給於公皇皇
拮据以保其家釋褐之日痛諭德公之弗逮涕
泣終日瞻祖考遺像每以未獲馳封為恨待兩

弟極其友愛遺業悉以讓之至撫其子如子戒
謹守家法惟以敗名辱先為懼臨事敬畏義利
之界凜如也與人立畛域而賢否有辨未嘗
以貴賤異其心尤好汲引後進族黨有賢者獎
與之不賢者誨諭之不少貸動必以古人為師
平生嗜書手不釋卷每有得輒訢然忘倦詩法
盛唐清新俊逸為文上下馳騁意趣溢發而必
根於理有集若干卷稱名家云公生於成化二
十三年丁未六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四十三

年三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八訃聞

上特賜

祭葬寔異數也公配曹氏封宜人先卒子男三
人鴻儀麟瑞驥能孫男九人曾孫男三人某等
卜以是歲乙丑十二月念七日葬公於邑南由
里山乾草廟之原與曹宜人合禮也先事奉公
所自撰壙記并具遺事詣予請狀予為公禮闈
所舉士復忝以史職從公後不可謂不知公者
故敢僭為之狀上於立言君子以備採擇謹狀
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

前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掌管 誥
勅門生華亭林樹聲頓首拜撰

水南翰記

宋費衮補之撰梁溪漫志此名字與予同而姓
異也



文華殿在今 奉天門之東北諸殿制稍減而
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為兩春坊
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 經筵之所
中設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
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大許搆講

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稱講官拜起也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展書官悉從內閣題定兼用坊院近時多以脩撰編修檢討為之今廖中允道南張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講御案前跪出漚手香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

滿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天顏真

咫尺矣屏息以從事蓋人臣榮近之極而敬

慎亦於此極矣

漚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以分餽各官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飾

以金朱以口啣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所

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鑪

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置

閏節屆仲冬尚未傳免上之好學可謂

無間寒暑真聖德也

光祿寺設宴於左順門之北蓋奉天門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作一行俱面西珍羞良醞二署名賜宴惟經筵最精腴例得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榼以收餽餘宴畢出至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恩而退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即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侍讀自一類脩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紊

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諺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官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問人間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入太學復夢土神賀曰喜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迨錄事又夢土神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暗加錢字邢甚銜

之

臨川聶大年為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
初同脩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未入館
遂至不起翰林諸公惜其不獲見者時童大
章在坐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但彼多
一耳少一目而已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
衆為之闕然

長沙李西涯學士東陽居翰林時會失朝有罰
翰林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

失早朝所謂清逸無他事也西涯續兩句云
更有運灰并運炭貴人身上不曾饒

永豐曾學士祭永樂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
文名才名冠於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
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
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撰
花及第祖孫一門光耀千古

此條附辨於末

弘治中有老儒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
之詩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

世人莫笑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

國子祭酒和詩以琬弓作弓琬監生詩誚之曰
琬弓難以作弓琬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
人為酒祭筭來端的負廷朝

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冰玉璟春闈所取士也
同為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後司馬
遂為肉袒歲在壬辰春試勞至今朝宁列英
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相並高

南京國子監有鴉鳴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捕
者放假三日人目為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
先生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
子以為對

陳音學士為人踈戇在館日當祭問其人曰三
楊魯祭否對曰不曾祭曰三楊既不祭我也
不祭祭者濟也人傳為笑號愧齋莆田人

唐狀元名臯字守之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
累蹶場屋鄉人誚之云徽州好箇唐臯哥一
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

剪柳多唐聞之益勵志正德癸酉甲戌聯捷
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可謂有志者事竟
成也

夢溪筆談云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
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
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
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
閣子窓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
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

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
一盛事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
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
者予為學士時目觀此事

國朝進士 賜瓊林宴盡席止飲七盃 選進
士為庶吉士在永樂三年

國初四明王桓與二儒同赴召 太祖問二
儒者事何業一云為農 太祖曰農知未

麥節不同乎曰不同禾三節麥四節禾播種
於春至秋而獲歷三時故三節麥四節歷四
時故四節一云為醫 太祖曰為醫知蜜
有苦膽有甜乎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猿食
果多則膽甜 上曰是問桓桓曰訓蒙
上曰有愛惡乎曰人之善者愛之不善者惡
之 上曰明理擢為國子助教

解學士縉訪駙馬駙馬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
觀之隔簾使人留茶解索筆題詩曰錦衣公

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沉人不
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使人誦之為詩中
有紅粉佳人句大怒欲打殺之左右以 朝
廷學士對不可公主遂奏聞 太宗曰此
風流學士見他做甚

天順初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
曉日錄文認誤去取狗情謗議洶洶一排律
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瑄
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

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
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嘗問罪周公係井
亦非常閣老賢良真慷慨搃兵令姪亦軒昂
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
來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論語題
節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為仁孟義卒公都子
之言而去公都子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楊邃菴一清為相

朝廷賜詩使和即云

陛

下英葩睿藻出自天成臣等庸才何容贅筆

其出口成文如此

閩寧德少保林莊敏公聰初為給事中以言謫
國子正嘗坐率性堂自書懷詩云東風吹雪
弄餘寒棧樸歌來興未闌 聖世誰云輕冷
職菲材元不稱言官蠹芸香暖圖書靜爐篆
煙消午漏殘自笑此身宜懶散敝冠塵土不
須彈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
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

猶有脫繆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
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
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
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金黃蓋用之有素矣
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
傳謂之木天

凡接紙縫如一線日久不脫用楮樹汁白麩白
芡末調和為糊

邑尹蘭溪黃公夢弼送湯公沂樂赴崇德縣彩
聯十載泥蟠久缺蒼生霖雨望一方嶽鎮大
紓丹宸旰宵憂南面專城直與天王分土治
東風匹馬或從野老踏莎行學就屠龍血劍
淋漓方弄凱政同媚虎苔碑磊砢必鐫謠醉
筆閒拈雲霞月露三千幅春臺平眺鷄犬桑
麻十萬家
迎舉子對聯入國朝一百廿
年未有此科之盛總直隸九十七學誰爭吾
邑之先推轂初光怪燭天可是尋常關係撤

闡日吉神醞夢定非凡細人材看人物磊磊
魁魁箇箇活龍活虎論文章煌煌爛爛篇篇
真錦真花實繁木枯當頽夫君深致意地近
河潤尚圖吾子善推恩荆璧趙珎推其餘爭
輝隣國楚材晉用隨所徃出色衆人奔星閃
電駕塵瀆風久矣知君龍種拄地撐天真山
澄海終當為國虎臣月露連篇烟火塵埃都
不染蛟龍得雨魚鰕蛭蟻漫相猜辭采翩翩
老鶻駕風橫碧落元精炯炯神龍引子上青

天兩父子四兄弟多而能美十豪傑三魁元
盛而且奇文有聲行有聲滌嫌不假叅元火
舉無忝得無忝解崇何煩子厚書難為弟難
為兄玉樹金枝成陣列有是父有是子靈椿
丹桂一齊芳如此偉丈夫憐正好姁衣春當
霄漢立寧馨奇男子又見今彩服日向庭幃
趨數人要似君才我固謂其難倒指進士可
占世道子須愛爾不貲身 送貢對聯十
載蓬窓雨黑燈青熊膽苦一朝雲露柳明花

媚馬蹄輕寶鳥看花未許嫦娥愛年少錦標
得雋方信龍頭屬老成東書磨劍上神都為
之兆爾考鼓撾鍾當祖帳能無悅乎

環慶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明瑩即所謂
水晶鹽也

都御史李公賓欲用車戰王公越時提督京營
或問車戰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
啼行不得也

木朝子服毋斬衰

高皇帝漸自宸衷曰禮

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朕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齒落更生者能於夜出食
人嬰兒名秋姑秋讀如筭酒之筭鄒繼芳即
中云歷城賣油張家一嫗夜出能如此鎖閉
室中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聳引長老子云唯
之與阿則阿為應辭

韻書無斃字今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詩大斃
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袁懋中煒入相客有謂薛子曰且喜子之門人
入相矣薛子曰不知也客曰樂正子為政於
魯孟子喜而不寐子曰不知何謂也薛子曰
有樂正子則可喜矣薛子謂誰武進之應旂
也

朱文公墓在建寧之建陽子孫散居其地家業
相傳壠墓下有讖書曰某橋水漂子孫入朝
景泰癸酉 皇帝問及朱子道學有功於
世子孫曾世祿否禮部奏云未蒙恩典遂錄

其嫡長子孫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永
奉祀事其裔孫某入朝之日墓前水數橋為
之傾朱子平日與胡五峰講地理此其精詣
者也

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及賣祖
宗地商量寅夜掘醉後樂書契賣者固非人
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
賣至此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做此
例借曰異姓強造物豈私意棺存且暴露無

者骸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埋瘞安知泉
下人銜冤不訴帝勿謂夫茫茫禍患恐立至

此戒賣祖
墳并買者

十月朔上父母塚哀有作記後

十月寒氣交行行山北路對面鬱嵯峩急走
還安步山徑窄復紆松林莽迴互踈密槿作
籬罅隙石為戶瑟瑟悲風鳴高原積霜露伯
魚憶趨庭慈烏思返哺懼此百念生一去曾
不顧層阜帶夕陰穹碑紀恩數荏苒齒髮衰

兢惕子孫助罔極應未酬一生媿虛度 墓
在由里山南或作遊鯉有 欽降諭祭文

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椎肥牛擊大
豕割群羊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
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醎醢教倉之
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
志逸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斃志
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今惑
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

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及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此二文之本

閣老嚴嵩得痔疾

皇上賜红柿以療之聞

其謝啟有曰草木何知允賴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于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並瓜瓞以宜男

方勺仁聲泊宅編云蕭振侍郎永嘉人知湖州日二親皆八十餘極康寧予嘗因語贊歎公曰先祖一百四歲祖母一百二歲世未之聞也

茹文中無錫人卒年一百十歲朝臣稱為國瑞贈之曰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茹永樂時人唐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

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王荊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頃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揔成空

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些財緊走慢走前程更有許多路

萬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穩者塞

衢路身為他人役名聲落塵土他人一何傷
富貴還自苦東方有一士敗垣半風雨不識
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飯或不飽夜夢無驚
寤此事古來多難與俗人語文文山作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
視盆中有大星異衆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
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青朮數斤於其中
以辟瘟氣

姚少師贊維摩祖師病容毘耶離城老居士菴

羅樹園建法幢棄爾妻子與眷屬不染五欲
道乃彰衆生病故我亦病塊然獨坐於匡末
釋迦遣徒來問疾各各畏難心自降惟有文
殊無上士智德猛健方堪當請來香積一鉢
飯大衆悉飽毛孔香於是九百萬菩薩安坐
如在菩提塲勝功德海無畔岸凡小詎可持
螺量我今說偈伸替歎追風捕影寧非狂

倪郎中宗正書室中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
後面人教清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

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
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張東海作假髻以諷時事辭曰東家女兒髮委
地日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髮垂肩買粧
假髻亦峩然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辨
真偽天桃窓下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
路銜之乃出領郡符竟不得調而終又長短
句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
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痴愚書也書寒不堪穿

飢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
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
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
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又戒仕宦子
弟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
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
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
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譏

易之彖象舊說二字皆假獸以名彖為大豕行

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於一卦之體
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易者陰陽之變從日月字會意成名耳易有二
義交易易者陰陽之對待變易者陰陽之流行
卦者掛也如懸掛物象以示人也卦必六畫者
法天地之氣各六也畫卦必始于下者陰陽
之氣從地萌而上也

宋紹熙初有雷震之異學士黃文叔草疏其略
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

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凡涉震體者取義尤嚴才後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特政之謂哉

易者變也而曰經者常也謂陰陽相易乃天下之常理也

易書始于伏羲獨名周易何哉蓋伏羲夏商之易有畫無文必更文周孔子而後其畫著其文備故名之周易

江東神行祠在蘇州教場之側神秦人姓石名固

象山與晦翁書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

中晦翁之膏肓

元晦詩曰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象山聞
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東坡云此唐人得意
之句若溪隱士用二意作春聯話盡春愁雙
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凡看書若尋着古人立言之意只有一說更無
二說况多說乎

凡交際若尊長賜之決在所受勿拘俗有所謂
例不敢受而有所却也若受之不安姑俟他
日易物以答之若却之甚為不恭

應酬世務從簡策中来鮮有失脫若胸中無有
只靠着意見何得無差

中興之中字漕運之漕字韻書皆讀作去聲近
讀作平聲訛矣

羣奮作群 高皇惡君與羊並命移君羊上
造海石法用苦瓜婁搗碎連汁用煨過蛤殼粉

拌勻作餅晒乾入藥用此藥最去老痰蓋醎
能軟堅蛤生海中凝結成殼得醎性多故能
破痰之墻壁而瓜蒌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
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效若以海浮石為
海石者非是

凡鳥翅足折喂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即愈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
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
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

囚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
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
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為丞相丞
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
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
而召之終不至公嘆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
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
者乎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

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知其所終也蓋亦及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徐子橫克画蔡持正登車蓋亭景詩調玉蝴蝶
綠樹陰濃天氣尚困人此際避暑林塘慘生

愁長日落盡紅芳睡厭厭拋書手倦任寵辱
遷謫何妨看行藏古人幽致車蓋亭旁
休忙浮生一夢覺來爭似雨散高唐獨笑難言
竟然誰識是羲皇紙屏對方床石枕稱傲世
詩酒清狂正徬徨數聲漁笛忽起滄浪
揚夢羽儀調撲不斷菊苗肥萸蒲瘦生涯此外
吾何有竹影閒侵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
玉樓春畫心無紫眉無歎今朝過也明朝
又屋外江山是正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毡

依舊

病中箴外甥徽人之血氣孰從而壞火炎則焦
氣逆則咳審斯二者維身之害汝既書以為
戒又或乘之以怠飲食生嗔語言至再是其
明者須臾而其蔽者常在汝之一身幼子仰
承先考攸賴一或不謹旁人所嘒汝之聰明
可不自愛可不自艾

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輸其精血精血
耗蕩豈能久乎六月廿四日書付儀兒

予生日沈子羽翰卿調水調歌頭枉祝漫記之
瑤砌紫薇艷銀井碧梧清可耐十分秋色都
簇向簷楹共祝玉堂詞客原是鶴林仙骨標
格自崢嶸曾上蓬萊頂久住赤霞城 漫焚
魚重跨鳳被恩榮詔許侍臣服玉和露吸金
莖經幄常思舊學臺省連章交薦公論一時
并好承金馬召休戀碧山盟

精舍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
所居號石林精舍盖用此

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春正月九日 皇
上御便殿忽遣中官韋靄詣閣下問曰今張
袞何在袞先是領國學緣監生以頒曆失儀
謫南京太常少卿表弟詹事府錄事湯世賢
以書告越數日許少宰書至謂閣老翟公有
傳又得閣老嚴公書謂 聖主問公某等
具以實對袞身在踈遠不審閣臣對狀云何
獨 聖恩如天在菲薄小臣即死而何能

為報也

業業者懷翹翹者志豈其不逢謁承明以延佇
赫赫維時 明明我 后中或尼之嗟濡
尾而汔濟其在我也多尤其在物也曷仇優
哉游哉吾返吾丘 嘉靖壬戌秋七月水南
張袞在病榻書豫讓壙記銘

水南翰記終

殿閣詞林記院學條內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永樂辛丑進士第一孫追進士及第後贊有孫繩祖武振羽煙霄之語按追中成化戊戌曾彥榜第三名登科錄載父象簡按察使祖鶴齡翰林學士弟並貢士則祖孫一門及第寔泰和之曾鶴齡非永豐之曾榮也且子啟生于洪武壬子八月戊戌延年生于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具見楊文敏榮劉忠毅球所撰誌狀况洪武有乙卯乙丑乙亥而無乙巳洪熙元年為乙巳帝崩于五月蓋所記無一合者豈學士公喜于標奇而不暇核耶恐涉擅改始仍之而附著之于此曾彥亦泰和人是一邑兩及第一家世鼎甲允稱當年盛事弁州先生亦未及拈出李如一記

存餘堂詩話序

余邑多績文世業之家文村朱氏其一也楊東

里先生為其家序杜律虞註讀杜愚得者可概

見始則維吉晚則子儋為最著維吉號梅月天

順初以號求余從高祖雪窓公題中聯有香舍

蓓蕾春風早影落山河夜氣清之句頗傳鷄林

子儋維吉之曾孫也其著述之行世者有灼薪

劇談二卷存餘堂詩話一卷劇談乃當正德癸

酉臘大雪與吳門唐子畏同邑薛堯卿主賓擁

鑪相互答成之人爭艷為盛事故往往稱此編
然余按之第各舉唐宋稗史中說之堪賞者耳
倘目自識丁則腹自有笥曷足為子儋重耶詩
話初刻於家塾繼為顧大石氏元慶刻置之四
十家小說中故傳之甚廣余每遇子儋遺墨即
片紙皆收之以擬斷壁殘珪矧詩話固海內辭
家之所日浸焉潤焉者乎但題曰盤石山樵四
方知為余邑人者殆亦罕矣盤石山在邑之西
舜鄉慶雲里與子儋居相邇原名慶山昔歲曾

扣子儋諸孫之徒毘陵者乞其文內翰所撰誌
錄之今重刻詩話以致景行之意并以誌列之
於首使慕子儋者有所考焉後學李如一識

朱子儋墓志銘

長洲文徵明著

弘治甲子年試應天識江陰朱君子儋君時盛
年雄俊銳志進取既試不利悉市國學書以歸
揚擢掇竟期有以自彘自是每試輒加異越數
年其名大譟然試益不利乃援例入國學君通
今學古雅志博綜雖籍名庠序而不拘拘進士
之業既數不利遂屏棄不復事益懸金購書下
帷彘藻思有以名世而事不副志荐遭家難心
悒悒不自得時命酒自解竟彘疾死嗚呼傷哉

君諱承爵字子儋號舜城居士晚更號左菴先
世婺源人宋宣和進士良璧官鴻臚主簿扈蹕
南渡因留家晉陵傳十有四世再徙江陰之文
村則自君五世祖士銘始曾祖維吉通政司知
事祖世昌贈通政司經歷父昶南京前軍都督
府都事母王氏太保王文肅公之女封孺人朱
氏自維吉以來世以文德相承而督府繼起高
科博碩有聞君內襲累葉懿美而外引文肅之
緒聰明強解少即穎脫從明師講授理明詞暢

沛然有得為文古雅有思致詩亦清麗尤工筆
翰時出緒餘寫花鳥竹石亦秀潤合作又精鑒
別古器物書畫所蓄鼎彝名畫法書及古墨刻
皆不下乙品居常坐小齋左圖右史鉛槧縱橫
尋核讐勘樂而不厭視世俗訾省乾沒之事一
不屑意家故高貲坐是日落不振曾不少顧惜
晚既與世未殺則屏處別墅從所知讌遊酒壺
列前碁局傍臨握槊呼盧陶然自適或勸之仕
笑曰君謂一太學生足以榮朱某耶蓋君高標

脫略不樂猥瑣其所與游若唐寅子畏薛章憲
堯卿輩皆一時名流其仕而顯者若陳侍講魯
南王太僕欽佩頌憲使華玉皆折節與交君視
若不下而豈意其止於是耶其所著有鯉退稿
灼薪劇談存餘堂詩話他著述尚多嗚呼此亦
足以不朽矣君生成化庚子正月二日卒嘉靖
丁亥十二月廿日年四十有八配夏氏同邑夏
良惠之女有賢行先四年卒子男三人長伯曾
娶周氏都御史周公子庚之女次仲魯聘湯氏

晚榮在後

大理鄉湯公新之之孫又次叔魯聘徐氏女二
人適鄧壬何應辰孫女一人伯曾以卒之又明
年己丑十一月卜葬君盤石祖塋以夏氏祔先
事奉沈飛卿狀謁余吳門乞銘銘曰

燁燁朱宗維時之特德懿而文開閭奕奕有
賢子儋既秀既明督府之子文肅之甥內美
斯集重此好脩不試而藝乃適而游何以游
斯湛道咀華總總搏搏其書滿家嗟嗟子儋
胡奄而速胡志之高而命不淑石盤岩巖有

存餘堂詩話
隆斯阡我銘君藏後靡有侃

存餘堂詩話

盤石山樵朱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
用其題始得徃徃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
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
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鄭譙作樂略叙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
又不足道譙繆矣彼如饒歌二十二曲中有
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作者必

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
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
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同餽糜不求富貴作者
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
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推之可也樂
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謝眺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
央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
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

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
華山落鴈峰有云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
首問青天耳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
衰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
之驗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又二遺
其八近世所傳百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
人詩補之殊為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兔初

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
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
更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官簾外送櫻桃此
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
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
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
折黎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綫猶封
繫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
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

看牽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杖平明
秋殿開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
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鑪欲熱
薰衣廡廡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樹枝
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
王自作詞此夢得魏公二首也近讀趙與峯
賓退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
向日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

當殿發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
鐏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鍼夜勅賜新恩乞巧
樓春來晚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遊暫向
玉花堦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兩
參差堦肩臨虛鬪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
三金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
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
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
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

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袂衣
騎馬遠宮廊彼又云得之于洪文敏所錄唐
人絕句中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觀
其詞氣要與九十二首為類前所屬足者每
每見於諸人集中惜今尚缺其一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為
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終不獲
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
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魯到惟展畫

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歟

天厨禁籞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
葉不墜秋風五峯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
秋對下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
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閑聽一夜雨更
對栢巖僧以一對栢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
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
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

不羈寄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
枚蟬蛻搨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
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
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情欲將衆
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見
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樂
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間適
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

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
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
輕毫髮誰把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
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
樽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
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為俞康直郎中作所
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

船一鉤歸釣縮頭編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
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
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
詠題之三昧也

茗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箏諸詩云大率
一律初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琴如
昌黎云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
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文忠公云諷
諷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

不食言
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薄
三盤語丁寧東坡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
廉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聞君
勿嗔山谷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
亡社空牀思婦感蠨蛸暮年遺老依桑柘自
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未之信也聽琵琶
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
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
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灘元微之云

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
云春風和煖百鳥語花間葉底時丁丁王仁
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緩緩逼黃鶯語自嬌自
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信也如山谷聽
摘阮云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鴈叫羣天拍水
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以為聽
琴似傷於怨以為聽琵琶則絕無豔氣自是
摘阮也歐陽公聽箏云綿蠻巧嘒花間舌鳴
咽交流冰下泉綿蠻之語可移以詠琴乎東

坡聽箏云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狐猿
號狐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乎自是聽箏
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用事果
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
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
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
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
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

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
閒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
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
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
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
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為
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
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為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又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
傳秘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
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
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自
海詩膽大於天斷劔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
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

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尚書中酒
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
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猶今

改題品不號醉為鄉放翁以為非真中酒者
不能知此味近浙舉子張傑子興亦有中酒
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為扶頭身
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
今作敵故交從事却成讐淹淹細憶宵來事
記得歸時月滿樓余謂比太素更詳切有味
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有詩云坐消歲月
渾無跡老惜交游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
有詩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青

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懷麓堂稿上元客罷
云春回花柳元無跡老向交游却有情謝人
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媿烏紗頂
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
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
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
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
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

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澆
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為千古絕唱余偶讀
宋郭功父詩得其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
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
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
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
真得太白逸氣其毋夢太白而生是豈其後
身耶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辰詩
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
孤臣林壑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
殿南風難解愠 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
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
人掩卷流涕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
張蕭遠一首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
立堦墀金丹擬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字眉

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巾時後來宮
女皆相妬聞向瑤臺盡淚垂猶覺婉切可誦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
味如曰孫康映雪寒窓下車胤收螢敗帙邊
事非不竅對非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
橋寺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
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歌枕猶聞夜半鐘亦可
謂鼓動前人之意矣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
已竒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
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
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
霜歐陽公甚嘉其語故自作鳥聲茅店雨野
色板橋春以擬之終覺在其範圍之內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
賀晉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

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
塵更鮮歡遠夢已回窓不曉杏花同度五更
寒雖小詩亦自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衷父字
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履歷近讀渭南集乃
知其為夾江人佳士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徑雲卷兮霞纓
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
獨立兮忠貞昔人以為無異離騷寒山子唐

人豈亦楚狂沮溺之流歟

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
中邀夏仲信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
工揚鐵崖先生嘗和之中有一聯云琢花鸞
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極為鐵史所稱
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俠不羈詩筆乃其餘
事中吳錫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家鐵
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
可語今為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

生目中自有人也然仲瑛之作如此二篇者
誠亦甚少宜先生之駭嘆也仲瑛在當時能
以俠勝詩筆特其飾耳今求斯人又何可得
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舫赫赫買冠帶
欺鄉里愚民彼視文事為何物然則雖有吾
家先生當何所詣哉讀支硎之跋益增景行
之思云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
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

不食堂詩言
氣自流貫乃得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
團團餅恨爾破教孤令愛渠體淨隻輪慢碾
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
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
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甯其亦可謂妙
于聲韻者也

存餘堂詩話終

